

闽客交界的诏安

杨彦杰 ◎ 编



(上册)

ZHAO'AN:
Where Min and Ke Meet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地方社会与民俗丛书
劳格文 (John Lagerwey) 谭伟伦 / 主编

闽客交界的诏安

杨彦杰 ◎ 编

(上册)

ZHAO'AN:
Where Min and Ke Meet

中国地方社会与民俗丛书

劳格文 (John Lagerwey) 谭伟伦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客交界的诏安: 全2册/杨彦杰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7

(中国地方社会与民俗丛书)

ISBN 978-7-5097-6018-5

I. ①闽… II. ①杨… III. ①风俗习惯-研究-诏安县 ②诏安县-地方史-研究 IV. ①K892.457.4
②K295.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9247号

· 中国地方社会与民俗丛书 ·

闽客交界的诏安(上、下册)

编 者 / 杨彦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李丽丽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责任校对 / 师晶晶 师旭光

项目统筹 / 李丽丽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26.125

版 次 / 2014年7月第1版

字 数 / 685千字

印 次 /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6018-5

定 价 / 108.00元(上、下册)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鸣谢

本书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之优配研究金计划：中国东南部地方仪式传统课题（CUHK 450313）的部分成果。出版费用部分由香港中文大学——蒋经国基金会亚太汉学中心补助。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第五轮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对本书的研究工作亦鼎力支持，谨此致谢。

Acknowledgement

This book is a partial result of the project local ritual traditions in southeast China funded by a General Research Fund from the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hina (Project No. : CUHK 450313). Publication was partially fund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ang Ching Kuo Foundation Asia-Pacific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Finally, the work for this volume has been undertaken in the context of and with the support from the Hong Kong SAR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Areas of Excellence (Fifth Round):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Society.”

中国地方社会与民俗丛书

主 编 劳格文（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香港中文大学）

执行主编 谭伟伦（香港中文大学）

学术顾问 蔡志祥（香港中文大学）

董晓萍（北京师范大学）

欧大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

宗树人（香港大学）

王秋桂（台北东吴大学）

杨彦杰（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中国地方社会与民俗丛书

总序

钟敬文在另一套民俗丛书序文中指出中国民俗工作者尽管进行了不少卓有成效的田野作业，但总的来说，民俗学研究仍多在文本之中徘徊。本丛书把民俗放在地方社会中去考察，我们以民俗作为手段，历史人类学作为方法，剖析传统中国地方社会作为我们的研究目的。在全球化巨浪的席卷下，有谓地方社会已不复存在。不过在中国社会，特别是传统乡土社会中所展现的情况仍然是“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一方水土一方人”、“各处乡村各处例”。中国社会的特色正是其强大的地方性。通过研究中国地方社会，同时使我们从下而上重新认识皇朝历史以外的中国历史，“寻常百姓家”的历史。所谓民俗，我们以它泛指中国人怎样过生活，特别是指乡土社会的婚丧礼嫁、节庆习俗、庙会醮会、祠堂宗族等礼俗。

有谓庙会醮会、祠堂祭祖、红白仪式或属宗教学范围。唯“宗教”一词为日本人于德川家康幕府时代（1543 ~ 1616）末期对

英文 Religion 一词的翻译，往往令人联想起五大宗教或是中国的“三教”；可是这均非本丛书所关心的课题。“三教：儒、释、道”向来被用作理解“中国宗教”的概念。众所周知，儒、释、道三教的信徒数目，实际上占中国总人口一个非常少的部分。以“三教”来代表“中国宗教”，反而会给人一个错觉：中国人民大都是没有宗教的！台北中央研究院李亦园院士（1931 ~ ）曾建议以民间信仰来代表中国人的宗教。我们认为以中国的独特情况来说，以“民俗”来形容中国人的信仰来得更贴切。

所有文化的行为，无论是民俗或宗教，均不能脱离其处境去理解。即使在急促的城市化趋势底下，中国仍有超过半数的人民居住于农村。因此任何忠于其处境的中国民俗之探讨，就必须走到农村去！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施坚雅教授（1925 ~ 2008）的睿见，中国农民所身处自足的世界并不是农村而是市镇。实际上，中国农民的社会领域比施坚雅提出的市镇还要宽。以中国东南部为例，地方社会就是一个“在移动中”的社会，这是说人民和货品均沿着古道与河流在市集之间，在一个令人惊叹的距离内流动着。当中特别是船民、放木排工人、手推车运输工人、季节性工人等便是经常参与流动的一群。通过他们，各种的讯息、故事，包括地方神明与仪式一起在流通着。因此，在研究中国民俗与社会之时，我们得涵盖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范围。正因为此，一个对地方经济更深入的理解乃任何有关中国地方社会的民俗与历史之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著名的美籍华裔人类学学家许烺光教授（1909 ~ 1999）的《祖荫下：中国的家庭与宗教》正确地指出宗族对中国地方社会研究之关键性。但是中国社会还有另一面，刚好反映在“社会”这一词语上，即相当于英文 society 一字。“社会”的原义是“社神之会”。中国人，随日本人之后，以一个原来指称庙会之词语来界定社会并非偶然。中国传统社会中从年头到年晚，最隆重的活动正是庙会中的迎神与赛神活动，通常这也同时是用来庆祝神诞。这些活

动均非常有组织性，并且通过这些活动，在宗族制度以外，中国人民借以把地方社会组织起来。换句话说，“祖荫”中的祖先又在“神荫”之下，而这“神荫”的一面正是代表了传统生活中“公”的一面，超越了代表传统生活中宗族“私”的一面。

本丛书希望通过宗族、经济与民俗去了解传统中国地方社会。我们通过组织系统的田野调查以便对民俗、地方社会区域研究，以至中国宗教的历史与社会学研究做出贡献。

内陆的客家与临海的闽南

（代序）

劳格文

诏安建县较迟，至 1530 年才设县，但根据我们田野调查的经验，它的城关保留了较多的庙宇、碑刻。在到处都有地头庙和街市的小巷里行走、吃东西，就像进入时间隧道一样，人们仿佛回到了 200 年前的台湾。

此话怎讲？台湾人不是大部分来自泉州和漳州吗？是的，但漳州、泉州的原貌大部分已不存在了，唯独诏安还能感受到古老的味道，不管是海边的咸水味，还是内地的山岚，而且还能听到边界的声音。

当然，诏安是漳州的一部分，但它是一个比较偏僻的边陲。这个交界区，不仅是两省，并且也是两种文化——住在山区的客家人与居住沿海的闽南人——的交界之地。然而，不管区别如何，他们都长期处在社会不稳之中，所以山区有土楼，沿海有堡垒，也有很多诸如海盜、山区走私的故事，还有隐姓埋名以及带假面具的神打败南蛮女寨主的故事等。过去诏安人的生活虽然平静，可是却令人生奇。

内地客家

宗族

本书前面三篇文章讲的都是客家人。按照 2000 年的人口调查，他们占总数 568156 人的 25%。离县城 62 公里，最远的秀篆在 2000 年人口有 4.22 万，其中约 1.8 万人姓王、约 0.8 万人姓李、约 0.7 万人姓黄、约 0.6 万人姓游、约 0.4 万人姓吕。据传，王姓于明初来自宁化，经漳浦到诏安。王念七虽然卜居县城，大概变成了闽南人，但他的弟弟王念八则定居于秀篆。王念八以打铁为生，与江八娘结婚生子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因为他的儿子王先益被游信忠扶养成人，所以他的后代就变成了王游姓，现在已繁衍至 23 代。一篇由八世孙于 1716 年撰写的文章，讲到其五世祖瑞卿（1529 ~ 1591?）经常帮助当地民众击败海盗和反叛者，到了隆庆年间（1567 ~ 1572），他请了江西有名的风水师廖弼，帮他选了一个可以建祠的龙穴。他由于怕子孙王后代会任意改变祠堂尺寸，就把它刻在一块石碑上。他的曾孙王廷院参加反清斗争，此后带领很多当地人跟随郑成功去了台湾。1992 年，台湾的后裔出资 800 万元人民币维修了这座祠堂。

黄镇秀据说来自石壁，于明初经永定、饶平来到秀篆开基。他生了九个儿子，其中第七子的九世孙叫黄仰贤，起先是给一个富人当长工，后来与这个富人的女儿结婚。有一次，这个女子在井边打水，一匹白马跑来把水全部喝光又跑走了。黄仰贤到白马消失的地方寻找，结果得到一口装满白银的棺材，回来建了一座土楼。黄仰贤生了八个儿子，到 2002 年台湾裔孙捐了 62 万元人民币维修了这座土楼。黄仰贤的第二个太太姓吕，也来自石壁。1528 年由于暴雨发生泥石流，他们家正好有个祖先在下葬，全家人就都被掩埋

了。后来这个“天葬地”前面出现了一股像男孩子撒尿的小水流，没有生子的夫妻常来此求子，因为求子的不一定是吕姓人，所以叫作“偷拜”。到了1560年，山贼攻破吕姓山寨，杀死124人。1714年所建的祠堂，是2000年用来自台湾的90万元人民币维修的。

在本书讲客家宗族的故事中，没有一个比官陂的张廖姓更复杂了。官陂距县城52公里，张廖姓分布在这个地区周边72个乡村和台湾，共30万人。现在官陂4.5万人中96%姓张廖。1870年的一本族谱，把他们的历史追溯到与陈元光一起到诏安的一个叫张虎的人；过了好几代，在河南住了很长时间，又有一个新开基祖来到云霄；再过五代，又有一个叫愿仔的来到官陂。廖三九郎看到愿仔很俊奇，就请他到家里，并把女儿嫁给了他。1375年生下一个男孩，叫友来。有一次，一个姓廖的被官府抓获，愿仔替他顶罪，可是后来官府并没有对他下手。愿仔在临终前告诉其子孙要感谢廖姓的养育之恩，所以要“生则姓廖，歿则书张”。友来生了四个儿子，有人说只娶一妻，可是其第四子永祖的后代说各有各的祖妈，因此永祖的五世孙给友来建祠时，不许其余三房的后代参加，说“各自有祖”。有一个叫张耍的，是长房永安第九世孙张子可收养的义子。1644年张耍率众抗清，参加了郑成功的队伍，1653年被南明皇帝赐封为建安伯。1658年在攻打南京时不幸阵亡。1654年，道宗禅师为天地会在官陂兴建长林寺，此时为首捐款的便是张耍的父亲张子可。1727年张廖氏宗族出现了第一个武举人，1751年廖国宝中武进士，1886年又有廖锦华中武科进士。1749年，两个十四世的后裔建了第一座宗祠，将参与者分为24个家长席位，再从中用“跌筊”的方式选出一个为首的。家长的产生并非靠辈分，而是他们的势力和威望。第一本族谱是1769年编修的，第一次提出“生廖死张”的概念。官陂的174座祠堂中有156座属于张廖姓。而根据2001年调查，官陂共有156座土楼，其中有很多土楼内有1~4座祠堂。刘劲峰分析了这两点认为，张廖的基本社会结构不

是祠堂，而是土楼。

霞葛离县城 45 公里，是一个被山岭环绕，比较大的盆地。2005 年，霞葛总人口 30713 人，其中黄姓 12000 人、张姓 9000 人、林姓 7000 多人，三姓加起来占总人口数的 91.2%。根据黄姓十一世祖黄因修的上黄《族谱》记载，他们是 1314 年从石壁迁来的。而据下黄民国时期的《族谱》，他们的始祖应昌公（1517 ~ 1573）来自西潭——一个属于闽南人的乡村。等于说，霞葛和秀篆的黄姓好像没有关系。根据 1656 年修的江姓《族谱》，他们的一位富裕祖先叫江十二郎。1326 年，官府派来收税的一个典史官被起而抗暴的群众殴打吐血致死，官府派兵前来灭族，此时江姓刚好有一个六岁的孩子江启昌跟随姐姐住在杨梅潭，还有江十郎的儿子江永隆住在东坑，他们才躲过此难。1624 年出生的江生一经营粮油生意发了财，到了 1700 年，一位风水先生为他找了一个好地方建井北楼。此楼刚好在黄姓的对面。因为黄姓村是虎形，江姓村是狮形，两姓常有矛盾。林姓据说是元朝从石壁迁来，他们在明末不参与抗清，反而协助清政府，结果与参加抗清的黄、江两姓结下世仇。

经济

秀篆的牛角墟是三溪四村的会合地。民国时期，这四个村的村长掌管着墟场。墟上有 50 多间商店，其中最大的是阿勇经营的布匹百货，还有饶平人开的三间药店、三个打铁铺，其中最重要的是茶行。乌龙茶种是由来自台湾的游祖送（1766 ~ 1797）引进的。至民国时期，有近 20 个商号经营茶叶，他们把茶叶卖到汕头、潮州、香港和泰国等地。因为每个茶行须雇工约 100 人，所以秀篆大部分人口依靠茶叶来生存。挑夫先将货物挑到上饶，从那里上船。游祖送的 4 个儿子与一个姓李的合办游际昌铸铁厂。1832 年，这个铸铁厂得到了省督抚衙门的批准。84 岁的老人李昆合告诉作者李应梭，他在 18 岁时如何拜兴宁来的师傅学习打铁技术。75 岁的

李炳林还介绍说，打铁匠要拜不知身份的“七宝王”，如果家里有人坐月子，他要带酒去拜，以消除秽气。因为制茶、打铁都需要木炭，当地又有丰富的山林资源，所以烧木炭也是很重要的地方产业。有来自霞葛、太平的挑夫到秀篆买木炭，再卖到广东和诏安城关。铁制品是先挑到平和县的九峰，再到小溪上船，运往漳州和厦门。

官陂张廖氏生活的地区的主要产出物有荔枝、龙眼、松、杉、毛竹、米粉、草鞋和木炭等。最大的墟市在下官陂，民国时期有120间商店。货物运出的一条通道是东溪。但东溪上游由于水浅滩多，还有一道道拦河水坝，因此到县城50公里的路程要卸船、挑运、再装船4次，其中陆路挑运共14公里长，占全程1/3。另有一条陆路通往平和的大溪，总长30公里，挑夫带烟、布而往，买回大米和竹笋。到饶平的茂芝墟全程20公里，到黄冈墟40公里，到云霄35公里，从沿海带回食盐和海鲜，挑去的有大米、米粉和木炭。所有的挑夫都会学些棍棒拳脚武功，为了避免被打劫。可是，最大的问题是食盐。一直到1691年官府才开始在诏安设立盐场并配给盐引，所产的盐行销平和、龙岩等县，但由于官府管制甚严，而赣南以南的大片区域都普遍喜欢用日晒盐，认为这种盐比淮盐好，所以老百姓的对策就是走私。刘劲峰和黄木尊两位作者都讲了这类的故事。

比如说，张要与父亲张子可一起做贩盐生意，路上结识了张云龙（即道宗禅师）和蔡禄等人，其后建立了“万姓”集团——天地会。黄木尊的一个报告人，89岁的黄居章，他12岁就开始挑40斤的盐。这些挑夫组成的团体有50~60人，甚至100人，黄居章一直挑到1957年通公路的时候才没挑。由霞葛到饶平有10铺路，一铺即5公里，所以挑夫们早晨出发，傍晚才能到达饶平。把木炭卖掉，买了盐以后就马上淘米做饭，吃完晚饭休息一下，凌晨一二点出发，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12小时以后就可以回到霞葛边界。可是回程路上经常出事，或是盐差，或是抢匪路霸，因此他们

要绕道而行。有一次，他们遇到盐差追赶，一路上狂跑，口渴要找水喝，黑暗中误把一泡牛尿当成水喝了下去，结果大家呕吐不止。还有一次遇到拦路抢劫，一个女挑夫的肩膀被打了一枪，另一个肩膀挨了一刀。挑夫们从霞葛挑盐到秀篆的牛角墟，卖给从茂芝墟来收购的盐老板。盐老板再将这些盐从茂芝转运到广东的大埔。77岁的黄仁片曾挑米被警察没收，警察把这些米卖掉装入私囊。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神明。挑夫出发前常去拜“仙公老爷”。为了纪念这些人的贡献，黄木尊列了123个挑夫的名字，其中有已过世的男性95个、女性17个，他在2005年做调查时，还有7个男性、4个女性在世。

民俗

在秀篆，“阿娘”即观音，可以追溯到最早带着她的偶像来开基的移民。拜观音的庙有三个，俗称“三姐妹”，都建在秀篆的风水宝地。最小的妹妹也是最灵的，其庙建在整个秀篆的水口，1783年兴建，周围官陂、霞葛、饶平的人都会来拜。第二个重要的神庙是五显帝，是李姓“爱扛”的菩萨。五显帝最重要的庙宇即青龙庵，是李姓第六世祖李凉峰在隆庆年间兴建的。原来李凉峰有个朋友廖弼，他在屏山西坡找到了一处吉穴，可以建庵，可当他把此事告诉李凉峰时，在李家做客的一个吕姓外甥听到后立即回家通报，第二天清早吕姓就在屏山西坡找到此穴建坟。于是，廖弼就叫李凉峰到屏山东坡去建庵，并说让和尚每月十五日做仪式，用钟鼓齐鸣把屏山的龙脉气势争回来。所以当天晚上，李凉峰就到附近的五显帝庙把神像搬到东坡上，第二天早上制造舆论，说五显帝显灵，要选在这个地方建庵。到了万历初年，庙已建好。

一个77岁的退休老师李树林讲了好几个故事，说明这个五显帝凡遇到有强盗来抢劫，都会派出阴兵来保护李姓。五显帝由青山的10个村子轮流供奉。据89岁的李应炮回忆，他小时候曾看到

10个村轮流扛菩萨。“上从泉源，下至水口”，这句话也差不多代表沿着青山溪两岸10个村子的轮流次序。青龙山上游的第一个村子即林田村，有一个叫李日悦的，他讲了一个故事。清末，一个来自官陂的信徒因遇暴雨迷了路，被李昆告杀害。李昆告偷偷把尸体埋葬，后来家里一直不顺，最后他自己也死掉了，太太再嫁，刚好嫁到被害人的村子里。有一次，她无意中讲出前夫家的故事，一个旁听者得知此事原委后就开始告官。可是有一个很出名的讼师李伴仙马上叫李家人把尸体挖出来改葬，因此官府派人来查找不到证据。过了好多年，李姓人对是否仍把官司坚持下去出现了争议，后来有人提出去求五显帝指示，结果五显帝说会赢。而这时刚好运气好转，官陂人决定不再打官司，李姓人于是就用原来打官司的钱买了田地，并将此用于每年的五显帝庙会使用，以表示感谢。这个庙会停止了50年，至1986年恢复。2006年，李日悦当庙会的会计。腊月二十二日早上扛神，当天半夜设席，里面有18桌供品，庙外有112头猪、8只羊供于木架上。二十三日早上祭拜，由住庙老和尚的曾孙赖良州起师、请神，李日悦读祭文。

秀篆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游敢生，黄敢死，姓李爱扛五显帝，是说王、游二姓繁衍快，每年在宗祠办（男）丁桌，特别隆重。黄姓则有孝义会，对去世老人做夜灯，请和尚超度、担经，女性身故则破沙墩（地狱）。官陂长林寺每年七月十五要为顺治年间乡民暴动中牺牲的将士做一场超度。官陂的醮会由道士来请鬼，和尚来超度。这个仪式可能是建寺的道宗禅师所创。建于1567年的龙光庵位于主龙脉龙口上，据说建庵是为避免各村争夺，维持公众利益。

霞山堂则原是一所私塾，因一次涨水漂来一尊关帝而改建成庙。每年正月初二至初七，张廖氏七房人轮流游神。上龙庵属多姓多村的寺庙，供奉注生娘娘和陶祖（男生殖器陶塑）。长久无生育的妇女喝一碗洗过陶祖的清水便可有孕。靖天宫原只是一块蛇头大

石。有一年，一位从台湾回来的张廖氏后人把护身用的靖天大帝香袋挂在从石缝中长出来的小树上，他准备回去时香袋说要留下，于是靖天大帝成为三个屋场之福神。一次求雨应验使靖天大帝成为全官陂共信的神明。一位乩童表示这位靖天大帝就是三国时的刘备。

霞葛五显庙建于1403年，由黄氏二世祖倡建，1708年诏安知县改成乡约所，下厅供奉与反清复明郑成功一起作战的刘相公将军和黄调阳都督，二人均受到南明的追封。镇龙庵始建于1584年，由黄仕阳倡建于墟场。传说此地原是风水先生替沈氏点的墓地，霞葛民众得悉后，偷偷把五显大帝双靴脱下，从穴地倒印靴模回村，以此说明神明自选灵穴，沈氏只好作罢。庙中有大明都督黄调阳提的“精忠洪门”之匾额，表示这座庙宇以前也是天地会活动的一个据点。1949年前每年七月十五都由管庙的和尚替抗清复明的亡魂超度，同治年间南陂村发生天花瘟疫，因抬龙山岩观音游村而得止。光绪年间在诏安知县的协调下排定每年正月初二到二月初二迎请龙山岩观音的次序；每年的正月二十轮到南陂村，在一年内新婚的新郎会争相迎抬，以庇佑早生贵子。

官陂和霞葛都提到一个特别的习俗，老人归天时会抓来一条狗，用容易摔破的碗打饭给狗吃，并趁狗不备时把碗摔在狗头上，听到狗叫子孙方可放声大哭。在官陂，老人“过身后”要请香花和尚来超度，出殡前一天和尚手提雄鸡，拳握纸钱、信香和瓷碗，碗中放糖果、饼干、米和盐，从亡者住房开始由内向外一边撒米、盐，一边念咒到三岔路口，倒扣瓷碗，名曰“送煞”。第二天早上出殡，下午回来纸灵牌放入纸灵屋，香花和尚开始超度。灵牌放满三年，要在纸灵屋四周洒一圈米酒，然后焚化，以免恶鬼哄抢。纸灵牌则用黑纱盖上，送到小房祠堂，并在门神前上香求准入祠。入祠后纸灵牌焚化，纸灰放入堂前香炉内，另用新毛笔把朱砂点在新灵牌上，再把毛笔丢到祠堂屋顶上，灵牌才送入祠堂神龛中。

在霞葛，老人归天后，后人要到附近掘一株连头带尾的竹子，

把竹子尾巴透向天井、窗户或从瓦房中透出一洞，让竹子伸向天空，以示把晦气带到天涯海角，子孙繁荣。入殓盖棺时要先留下一条缝，和尚高叫一声，然后把事先准备的、用来避邪的香草水、盐和米抛洒在屋内，再用鸡冠血画符，贴在棺木头上来止煞。钉棺时要从棺头到棺脚，下午下葬。

沿海平原的闽南人

宗族

按照黄家祥的介绍，三都的大姓陈、林、吴、沈都是南宋来的，主要聚居在包括县城南诏在内的平原地区。

因为有陈吊眼的抗元活动，很多人被屠杀，1530 年建立诏安县，据稍后的 1552 年人口统计，全县共有 3452 户 20766 人，其中有一半是住在三都。清初因为海禁，从 1661 年到 1681 年，三都很多地方不能住人，到 1829 年，总人口约有 11 万，到了 1935 年下降到 7 万左右。清初，三都有 153 个寨。过了好长时间，三都慢慢改为单姓村，到 1959 年，205 个乡村大部分成了单姓村。

沈姓开基祖名字叫沈楸，据说是跟诏安内地的大部分开基祖一样来自福建西南部，而且跟内地的宗族一样，沈姓有许多法律以外的活动，甚至有反抗政府的行动。为了保护自己，内地许多宗族都建土楼，沿海地区都建寨，像四都，因为嘉靖年间海盗侵扰，所以就建了寨。内地客家与沿海客家最大的区别是闽南大姓传说都与陈元光和灭绝土著社会有关系，这从杨彦杰所讲的沈世纪故事可以看得很清楚：沈世纪为了避开土著女寨主的求爱，戴上了假面具，最终把鹅仔寨攻了下来，活捉了女寨主。回去向朝廷汇报时，他忘记把面具拿下来，皇帝见他不禁一笑，之后面具就拿不下来了。所以在诏安县城，这位后来被封为武德侯的沈姓祖先成了过端午节驱邪